

看车棚的老刘

□江苏南京 徐廷华

两天前,小区楼下车棚贴出一张通知,大意说老刘因家中有事,9月份的停车费暂时不收,何时收取,待物业安排新人管理后告之。

老刘家中有事?一个疑团涌上心头。只知道他近一个阶段身体日渐消瘦、全身乏力。我从周围邻居神秘兮兮的话语中,找到了答案,老刘患上了食道癌,已是晚期。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手术费,准备回安徽无为老家。生命对老刘来说已是大厦将倾。中国人总相信落叶归根。

我心里一阵酸楚,猛然觉得64岁的老刘这几年确实苍老得特别快。我想起和他最初的相识。老刘是1987年初那个寒冷的冬天来到我们小区看车棚的。那时他还是三十大几的小伙子,身体棒棒的。一天我下楼取车准备上班,发现车子的链条掉下来,我捣弄了好半天,额头上渐渐冒出了汗,越急越是挂不上,脸涨得通红。老刘看见了,悄悄拿了把起子走过来,轻轻一拨,后轮稍稍一抬,就轻轻松松地挂上了,摇了摇脚踏,车轮就飞转起来。我从心里感谢他,微笑着向他表示谢意,并问他尊姓。

“姓刘,文刀刘,刚从安徽来这里没几

天。”

“哦,老婆孩子也来了?”

“嗨,穷,没文化,娶不起媳妇。”

对一个人最初的印象就这样形成。那时车棚里大多是自行车,后来又有了摩托车、电动车。这几年长长的两幢楼的车棚里,存放着几百辆各式车子,小区过道上也停满了私家车。

老刘记忆力特好。每个月月初,他就端一把椅子,坐在车棚小屋的路口,收停车费。也不用本子记录,谁给了,谁没给,账本全记在他心里,清楚得很。打认识他起,从没见过他为收费的事和哪个车主发生过口角。这很令人佩服。

老刘给邻里们留下好印象还是他的为人。每天,天蒙蒙亮的时候,老刘就起床了,其实他那时才睡下去几小时。他身上挂着满满几大串钥匙,借着车棚里昏暗的灯光,打开一辆辆车锁,将笨重的摩托车、电动车先一辆一辆推出来,整齐地停放在路口,给车主一个方便。这是力气活,车主也没要求他这么做,老刘却想得那么周到,凭的是一种为人着想。大冷天,老刘穿件毛衣,搬车时头上还冒出热气。若遇上夏天,大清早的,老刘早已是大汗淋漓了。待上班的人走得差不多了,车棚里空荡荡的,老刘

会打扫一下车棚,保持里面的清洁。傍晚的时候,各种车子又像鸟一样一辆一辆陆续“归巢”,老刘时不时会进车棚去顺一顺,理一理,把车归好类,放整齐。

这是老刘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光,然等待却是难熬的,太阳落下了,星星点缀夜空,老刘等待着。有时我半夜起床解手,朝下一望,黑漆漆的夜空下,老刘仍独自一人坐在小屋前,伴着车棚内微弱的灯光,抽着烟,喝着茶,等待着迟归的车子。即便再怎样的寂寞,他都坚守着,毫无怨言。后来邻居送了他一台淘汰的彩电,总算能解解闷。老刘一般要在下半夜一两点才能睡觉,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又起床了。就这样,老刘周而复始,一天天,一年年,阴晴雨雪,孤身一人在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,白发渐渐爬上额头,一场疾病却在他身上潜伏着。

老刘回老家的那天,是家乡一辆小面包车来接他的。邻居们都相拥着出来送行,有的送棉被,有的送水果,有的悄悄塞一个红包……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一片心意。老刘双手握拳,一个劲地弯腰致谢,眼里似乎噙着泪。人是有感情的,毕竟在一起相处了那么长长的一段岁月。他在那小小的天地里,尽着自己的心力,发着微弱的光,给人一点小小的温暖,人们记着他。

一盏煤灯油

□江苏南京 孔繁勋

小时候,家中有一盏煤油灯,每到夜幕降临时,母亲便会点亮它。这是母亲当年的陪嫁之物。平时她总是小心保管着、维护着,每天下午总要花时间,把灯罩取下来仔细擦拭,发现污渍时就对着灯罩哈一口热气,直至把灯罩擦拭得光洁透亮为止。晚上,母亲点上灯,玻璃罩子罩在灯的底座上,橘黄色光线从灯芯上散发出来,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一起吃饭,饭后听大人们说故事、讲传说。灯点久了,灯芯被烧焦,灯光会变暗。这时,母亲就会小心地取下罩子,用镊子将灯芯拨弄一下,去掉烧焦的纱头。小小的火苗又会重新焕发出明亮的灯光。借着这事儿,母亲还会告诉我:灯不拨不亮,理不讲不明,做人也是一样,讲道理是最起码的要求。母亲还说过,长大了,要像这灯一样,有一份热,发一份光,因为这光,不但能照亮自己,也能照亮别人。

儿时,胆小怕黑,晚上一个人睡觉,总是感到害怕。这时母亲便会把这盏点亮的煤灯油放在我房间里,还说:灯在,就如

妈在,别怕了,好好睡吧。我便在温暖的灯光下和母亲的安慰声中进入梦乡,而母亲却在隔壁的堂屋里借着光亮干活、做家务。长大上学后,煤油灯成了我读书学习不可缺少的工具。这时,母亲借着灯光,在一旁捻棉线、纳鞋底,或默默地做着家务活儿。灯光下,母亲被拉长的身影映在石灰墙上,始终矗立在我心中。

记得有一年的冬日下午,外面下着大雪,天气十分寒冷,母亲擦完灯罩后,拿着雨伞和一只空瓶子急匆匆地出门到供销社打煤油。我知道,母亲是为了晚上能点上灯、不耽误我的学习啊。一个多小时后,天黑了,母亲一手打着伞,一手提着煤油瓶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踩着积雪回来了,身上的棉衣早已被雨雪打湿。母亲放下伞,抖落雪,伸出一双冻僵的手,加油、点灯。后来,我突然意识到,母亲就是一盏灯,她一生无私奉献,默默地散发出发光和热。

读了高中以后,家乡通了电,煤油灯随之被束之高阁。但有一天清晨,我起床后发现香柜上亮着一盏煤油灯,母亲说,今天是你生日,长尾巴啊!这是她为我这个小“寿

星”点的长寿灯。当时,一股暖流温暖着我。心想,等到母亲生日那天,我也要亲手为她老人家点上一盏长寿灯。高中毕业后,我应征入伍,来到了部队,服役在海军南海舰队,回家的机会很少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,直到有一天当我亲手为母亲点上这盏灯的时候,竟是母亲的绝别之时。

那是母亲刚过完八十岁生日的第二年春天,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,急忙从部队赶回老家。见到母亲时,她已无法说话。望着弥留之际消瘦的母亲,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口。猛然间,我想到了家中的煤油灯——这盏跟随母亲一辈子、陪伴我儿时和少年时光的煤油灯。我急忙把它从香柜上取过来,打开被母亲裹得一层又一层纸的纸包,玻璃灯罩依然光洁如初。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点上这盏灯,放在她老人家的床头。刹那间,橘红色的灯光,从灯罩中透出来,洒满整个小屋,如儿时一样依旧是那样的柔和、温暖。沐浴着这灯光,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。不久,母亲便在这满足的心境中安详地走了,走完了她不辞辛劳、无怨无悔、不图回报的八十一个春秋。

摘椰子的人

□江苏南京 明前茶

清晨,到海滩上等候日出的我,恰好目睹了摘椰人的行动。所有上树摘椰子的都是精瘦伶俐的少年,黝黑的脸,宽阔高耸的额头,一口白牙。迅速地,少年攀紧树干,脚趾扣紧树干的那一刹那,腿部发力蹬动,像青蛙一样向上蹿动一截。不到5分钟,少年已经攀上那高高的椰子树顶,开始徒手摘椰子。

离地太远了,看不清他行动的细节,只听守在地上的中年人在声调悠扬地指挥,摘椰子的少年不听他的,以更大的嗓门唱歌,来盖住父辈的唠叨。不过很快,一兜成熟发褐的椰子就顺着滑轮上的绳索轻巧地出溜下来了。中年汉子一边收椰子,一边朝我笑:在咱这里,爬树摘椰子的能手,升不升高无所谓,不到20岁,爹娘就用卖椰子攒的钱,替他盖好了娶媳妇的楼。游客越多,椰子的需求越大。

椰子树下,一早起来漫步吹海风的游客们举头仰望,啧啧赞叹,高高的、风姿秀

逸的椰子树,伶俐矫健的少年,用滑轮垂吊椰子的聪明方法,都激起了人们的挑战欲。不时有人以“多买你几个椰子”为由,要求试一下套着脚圈爬树。当然,一搂紧树干他们就会发现,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

中年汉子满脸得意,大声吆喝:“还有没有人挑战爬树?爬到顶的,奖5颗椰子,能砍下一颗带下来的,奖8颗椰子。”

阿斌就是在这吆喝声中出现的,一身运动潮牌的他,转眼就脱下鞋袜,扣上脚圈,腰系保护绳,还专门问中年汉子索要滑轮。说时迟那时快,阿斌已经上树,片刻之间,他的身手已经让中年汉子的神色起了波澜:这孩子本事不小,他这样的爬树高手,肯定是我们当地考学出去的少年。

转眼间,阿斌离树梢只有两米远了,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围观者呼喊加油,他似乎不为所动,紧抱树干,向东眺望。那里有什么比8颗椰子更具诱惑力的风景呢,是出港的桅杆与风帆,还是千千万万养殖海蚌的网箱?是游客追逐风浪的滑板,还是祖祖辈

辈生存于此的人正在修补的拖网和桐油木船?椰子树有近30米高,它像一支伸展到海天空阔处的钓杆,也许寻常人只是用它钓鱼,而有的少年却曾经用它来钓无尽感慨——海的尽头是怎样的生活,帆的尽头是怎样的风景?这难道不是我们渺小而又壮阔的一生所要竭力去体验的么。今日摘椰子所得,换了近处的一套房,明日让初成少年的儿子摘椰子,这样一眼望得到头的轮回的生活,难道是渔村少年逃不过的命运么?也许,此时的眺望重叠着昔日的感触,让树梢上的阿斌再度陷入沉思冥想之中。

阿斌终于上到树顶,砍下几颗椰子用滑轮稳稳地送下来。他一步步顿挫后退,回到地面,谢绝了中年汉子要奖励他的8颗椰子。他淡淡地说:下次,若你的孩子上到树顶,随意打望的时候,别那么着急忙慌地敲打树干,让他快点套网兜砍椰子,你就允许他打望两三分钟,他这辈子,要不要只靠椰子来养家糊口,要不要让他的后代也只会采椰子这一门手艺,他或许就想明白了。

极淡始知花更香

□江苏南京 邱海燕

清晨,时光静谧。一本书,一杯茶,一碟点心,一杯茉莉花茶汤中,喝到了茶的韵味,闻到了花的香气。

茉莉花茶是最有诗情画意的茶,既示人赏心悦目的姿态,又与人口舌生津的温暖。

一杯茶,开启了这一段醒悟之旅。好的茉莉花茶,是融茶叶之鲜醇,香花之清香。茶与花之间惺惺相惜,其实是对制茶人的奖赏。在喧嚣生活中,静静等待花开的能有几人?在我们伺花的过程中,用洁净双手感受花的温度和湿度,心无杂念,用珍惜的心境,守护每一朵花,我在心里默默感谢这些纯洁的小生命。从中午摘下茉莉花苞,到历经8个小时伺花、筛花、花茶拼合是传统工艺窖制的准备阶段,这个过程中,“隐翠白毫茸满衫”,白毫轻舞,是空气的祝福。

静置窖花是鲜花吐香、茶胚吸香的过程,息心静气,温柔观照。我自己“制作”桂花茶、金银花茶、茉莉花茶、腊梅花茶,只是简单将花放进茶叶罐里盖上,次日取出花朵,以“闷出香”为原理。今天方知,花香的原理并非只是吸收,重要的是花与茶的生命气息在交融,它们相互呼吸、交流意念,近乎自然天成。

唤醒茶香,要用轻柔的心力,在尘世收获禅心,要用真诚的修炼。一意吃茶,求实求真,无论此岸彼岸,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,就像茉莉花、茶树在雨露阳光中自在生长。2019年底在泰国华欣游玩时,我亲眼看见这小小的香花苞被一颗颗串起成花环,有几百朵之多,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神儿,朋友送给我,这样一串泰国佛花,捧在手心,治愈到我了:有些人,看清了,也就看轻了。茉莉花赐给我芬芳,安抚旅途劳累,也会是长路良伴,护佑着我……

花香让人真正安静下来,让心因为休憩而敏锐、温柔,让我们重新汲取力量,获得智慧和勇气,且行且远。都说茶有奉献精神,其实茉莉花牺牲了水灵的身体,吐露最后一缕香气,成全了一片叶子的芬芳。

花香渗入茶骨,茶汤明亮橙黄,茉莉花香四溢,悠远空灵,喝一口满嘴甜润,香已入喉。

“香花无色,色花不香”。有许多东西表面是非常平凡的,但只要让我们让心平静下来,就能品察出这内部最幽深的芳香。想要清香的世界迎接你,首先你的世界要先开出一朵清香来,那样的共鸣和撞击才是最美的遇见。

童年夏时光

□安徽合肥 汪亭

立夏挤着小满,芒种赶着夏至,一溜烟儿的功夫,炎炎夏日便悄然登场。

正午时分,大人们躲在家中午休。孩子们拿出细长的竹竿,顶端用马尾丝绑上纱网袋。屋前山后地跑,循着叫声,找到树上的知了,悄悄将竹竿伸到树干旁,轻轻盖住,猛地一拉,快速收竿,一只蝉虫就到手了。拿出自制的小竹笼装起来,挂到家门口的槐树上,能闹腾整个夏天。

太阳下山,鸡鸭回舍,鸟儿归巢。父母亲搬出竹床,放在庭院中央,摇着蒲扇纳凉。我和姐姐坐到竹床上,津津有味地听父亲讲《封神榜》。养了十来年的黄狗,趴在凉床下,伸出脑袋,边摇尾巴边吐舌头,好像也在听故事。天色渐黑,院子里飘来点点的萤光,一闪一闪浮在草间,穿梭葡萄藤架。调皮的我拿上蒲扇,满院子追着萤火扑打。捉到深夜,才被父亲呵斥回屋睡觉。躺在密封的蚊帐里,打开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瓶,它们缓缓从瓶口飞出,在帐中幽幽亮着,仿佛满天闪烁的星星,惬意朦胧。

光阴呼啸而过。而今,蜗居闹市的我,再也难听见一声蝉鸣,看不到一点流萤了。山居生活,可以回乡下体验一番,可是童年时光,只能留作一片记忆,尘封心底。